

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伊壁鸠鲁哲学

贺淑珍,黄秋生^①

(南华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要] 在《博士论文》(指马克思在1839—1841年初撰写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差别》)中,对德谟克利特必然性的批判和对伊壁鸠鲁偶然性赞誉过后,马克思通过实在的可能性和抽象的可能性的理解,颂扬了“人的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这样,马克思“解决了一个在希腊哲学史上至今尚未解决的问题”,即揭示出伊壁鸠鲁哲学的本质。

[关键词] 马克思;《博士论文》;伊壁鸠鲁哲学

[中图分类号] A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2)01-0041-04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通过分析比较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原子论差异^①,有力地批判了把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等同的根深蒂固的传统偏见。在马克思看来,“根据伊壁鸠鲁哲学的本质而来的”,“最深刻的结论”的“原子脱离直线而偏斜”,纠正了德谟克利特的机械决定论,从而在打破命运束缚的同时,找到了创造世界的原动力。当然,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决不仅仅在于阐述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与伊壁鸠鲁的原子论的差别,其真正意图在于解决“一个在希腊哲学史上至今尚未解决的问题”^{[1]10}——揭示伊壁鸠鲁哲学的本质。

虽然,我们未能见到马克思在《博士论文》序言中提到的“联系整个希腊思辩详细地阐述伊壁鸠鲁主义”的“一部更大著作”的面世^②,但这丝毫也不会影响我们通过马克思从而达到对伊壁鸠鲁哲学的本质的把握:“一般为了阐明伊壁鸠鲁哲学及其内在辩证法的思想进程,重要的是要注意到,尽管原则是某种想象的、对于具体世界是以存在形式表现出来的东西,但辩证法,即这些本体论的规定(自身已失去本质性的绝对事物的一种形式)的内在实质,只能这样地显示出来:由于这些规定是直接的,一定会同具体世界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在它们和具体世界的观念性的一种想象的,对于本身来说是外在的形式,并且不是作为前提,而只是作为具体东西的观念性

而存在着。因此,它们的规定本身是不真实的,是自我扬弃的。能够表述的只是这么一种世界概念:这世界的基础是一个没有前提的东西——无。

伊壁鸠鲁哲学之所以重要,是由于它的朴素性,具有这种朴素性的结论在表述时没有近代所固有的偏见。”^{[2]38-39}在对德谟克利特必然性(宿命论)的批判和对伊壁鸠鲁偶然性(生成论)赞誉中,在对实在的可能性和抽象的可能性的理解中,马克思通过对“人的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的颂扬和对伊壁鸠鲁哲学的诠释,把自己哲学的本体论立场呈现了出来^③。

一 必然性与偶然性

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对于原子运动的不同理解(即承不承认原子的偏斜运动),反映了他们对待必然性与偶然性的不同态度。马克思认为:“德谟克利特注重必然性,伊壁鸠鲁注重偶然性,并且每个人都以激烈的论战方式驳斥相反的观点。”^{[1]27}“因此,我们看到,这两个人在每一步骤上都是互相对立的。一个是怀疑主义者,另一个是独断主义者;一个把感性世界看作主观假象,另一个把感性世界看作客观现象。把感性世界看作主观假象的人注重经验的自然科学和实证的知识,他表现了进行实验、到处去寻求知识和外出远游进行观察的不安心情。另一个把现象世界看作实在东西的人,则轻视经验,在他身上

[收稿日期] 2011-11-18

[作者简介] 贺淑珍(1972-),女,湖南衡南人,南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南华大学文法学院教师。

^①南华大学副教授,哲学博士。

体现了在自身中感到满足的思维的宁静和从内在原则中汲取自己知识的独立性。但是还有更深的矛盾。把感性自然看作主观假象的怀疑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从必然性的观点来考察自然,并力求解释和理解事物的实在的存在。相反,把现象看作实在东西的哲学家和独断主义者到处只看见偶然,而他的解释方法毋宁说是倾向于否定自然的一切客观实在性。”^{[1]29}

德谟克利特关注必然性,把必然性看作现实性的反思形式,把一切归为必然性,而“人们给自己虚构出偶然这个幻影——这正是他们自己束手无策的明证,因为偶然和强有力的思维是敌对的”^{[1]25}。德谟克利特只承认必然性的真实存在,在他看来,“必然性是命运,是法律,是天意,是世界的创造者。物质的抗击、运动和撞击就是这个必然性的实体。”^{[1]25}偶然性只不过是人们捏造出来的“碰巧”的偶想,“借以掩盖自己的粗率”的东西。于是,“他不满足于哲学,便投入实证知识的怀抱”,用经验的眼光观察世界。因而也就有了“发现一个新的因果联系比获得波斯国王的王位还要高兴”的感受,甚至,“据说德谟克利特自己弄瞎了自己的眼睛,以使感性的目光不致蒙蔽他的理智的敏锐。”^{[1]24}

与此相反,伊壁鸠鲁则重视偶然性,认为应该承认的是偶然,“偶然是一种只具有可能性价值的现实性”,“必然性是一件坏事”,“生活在必然性的统治之下并不是一件必然的事”^[3]。伊壁鸠鲁认为:“在必然性中生活,是不幸的事,但是在必然性中生活,并不是一个必然性。通向自由的道路到处都开放着,这种道路很多,它们是短而易走的。因此谢天谢地,在生活中谁也不会被束缚住,而对必然性本身加以制约倒是许可的。”^{[1]26}在伊壁鸠鲁哲学中的偶然是世界产生的原因:“在原子论的原则中,不包含任何根据,任何必然性,以致它必须与其他原子相联合或以某种方式结合为特定的集合体,它仅仅处于一种外表的、即偶然的联系中;世界……是偶然性的产物。”^[4]“被某些人当作万物的主宰的必然性,是不存在的,宁肯说有些事物是偶然的,另一些事物则取决于我们的任意性。必然性是不容劝说的,反之,偶然性是不稳定的。所以,宁可听信关于神灵的神话,也比当物理学家所说的命运的奴隶要好些,因为神话还留下个希望,即由于敬神将会得到神的保佑,而命运却是铁面无情的必然性。应该承认的是偶然,而不是众人所相信的神。”^{[1]25-26}于是,“当天体被说成是原子的偶然复合,天体中发生的过程被说成是这些原子的偶然运动时,斯多亚派的迷信和他们的

整个观点就已经被驳倒了。”^{[1]60}

这样一来,德谟克利特从原子的直线运动出发,片面强调必然性,把必然性绝对化,认为一切都是以必然性产生的,从而走向了机械决定论(宿命论);而伊壁鸠鲁在承认原子直线向下降落的同时,强调了原子偏斜运动这一偶然性,从而肯定了物质运动的多样性和辩证性,并以原子偏斜运动(偶然性)解释了整个世界的生成过程^④。

二 实在的可能性与抽象的可能性

介绍完德谟克利特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自然哲学在对待必然性和偶然性上所表现出的差异之后,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这种差异的主要后果表现在对具体物理现象的解释方式上”^{[1]27}——“实在的可能性”与“抽象的可能性”。

马克思认为,在德谟克利特那里,必然性表现为相对的必然性,表现为决定论。“而相对的必然性只能从实在的可能性中推演出来,这就是说,存在着一系列的条件、原因、根据等等,这种必然性是通过它们作为中介的。”^{[1]27}而伊壁鸠鲁与德谟克利特又正相反,在伊壁鸠鲁眼里,偶然是一种只具有可能性价值的现实性,“伊壁鸠鲁哲学的原则,就是证明世界和思想是某种可想象的,可能的东西;而这种论据和原则——它是这点得到证明的基础,而且这一切又归结于它——仍然是(自为存在的可能性)本身,这可能性在自然界的表现是原子,它在精神上的表现则为偶然和任意。……在伊壁鸠鲁那里,不仅状况和观念被归结为无所谓的东西,并且对它们的感知,对它们的思考,对于它们的存在是起源于某种坚硬的东西的论断,也只是某种可能的东西。”^{[2]41}“因此,他(伊壁鸠鲁,引者注)反对那些简单地,即用一种特定的方式来解释天体的人;因为一是必然的和在自身内独立的东西。”^{[1]62}

马克思认为,伊壁鸠鲁“掏空”了任何预设前提,不论是物质的还是观念的,所以他那里,具体事物和观念的规定性只有在它们的相互活动中才能产生出来,在此之前只有可能性的存在。在强调“可能性的存在”之后,伊壁鸠鲁又把“可能性”区分为“实在的可能性”与“抽象的可能性”。所谓实在的可能性,就是相对必然性的展现,表示已经存在着充分根据和必要的条件。所谓抽象的可能性,就是“可能的东西也可能以别的方式出现;也可能出现可能的东西的对立面。”^{[1]62}不仅如此,伊壁鸠鲁还进一步对两种可能性作了一个全面的比较:

抽象的可能性则正是实在的可能性的反面。实

在的可能性就像知性那样被限制在严格的限度里;而抽象的可能性却像幻想那样是没有限制的。实在的可能性力求证明它的客体的必然性和现实性;而抽象的可能性涉及的不是被说明的客体,而是作出说明的主体。只要对象是可能的,是可以想象的就行了。抽象可能的东西,可以想象的东西,不会妨碍思维着的主体,也不会成为障碍物。至于这种可能性是否会成为现实,那是无关紧要的,因为这里感兴趣的不是对象本身^{[1]27-28}。

由此看来,抽象的可能性由于具有偶然和任意的特性,就可以不受限制地想象和创造。因此,伊壁鸠鲁坚持可能的东西,“力求通过按照抽象的可能性所作的解释,来消灭那已经独立的自然的现实性”^{[1]62},“甚至对那种从实在的可能性出发的、为理智所规定的、因而带有片面性的解释方法,也加以驳斥。”“由于一切可能的东西都被看作是符合于抽象可能性性质的可能的东西,于是很显然,存在的偶然性就仅仅转化为思维的偶然性了。”^{[1]28}这样一来,伊壁鸠鲁的眼里,就只剩下一个被抽象的可能性彻底消解了客体的世界,一个掏空了任何预设前提而只留下任意和偶然、想象和创造的世界,一个“求得自我意识的心灵的宁静”的世界,一个自由的世界。

三 自我意识哲学

与德谟克利特把原子仅仅理解为缺乏自身的形式规定性和能动性的纯粹的质料,并把原子运动变成了一种盲目必然性的自然哲学不同,伊壁鸠鲁把原子理解为活的、能够意识到自身的元素,力求把原子的偏斜运动尽量表述为非感性的,即不在确定的地方,也不在确定的时间发生的规定,从而把原子视为具有能动性的个别自我意识的原型。伊壁鸠鲁指出:“正如原子不外是抽象的、个别的自我意识的自然形式一样,感性的自然也只是对象化了的、经验的、个别的自我意识,而这就是感性的自我意识。所以,感官是具体自然中的唯一标准,正如抽象的理性是原子世界中的唯一标准一样。”^[21]

“对神的存在证明不外是对人的本质的自我意识存在的证明,对自我意识存在的逻辑说明,例如,本体论的证明。当我们思索存在的时候,什么存在是直接的呢?自我意识。”^{[1]101}马克思指出,作为“自我意识的哲学家”,伊壁鸠鲁认为,人的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不应该有任何神同人的自我意识相并列。”“因此,在伊壁鸠鲁那里,包含种种矛盾的原子论作为自我意识的自然科学业已实现和完成,有了最后的结论,而这种具有抽象的个别性形

式的自我意识对其自身来说是绝对的原则,是原子论的取消和普遍的东西的有意识的对立物。”^{[1]64}只不过,以前的哲学家们把伊壁鸠鲁的自我意识哲学当作非思辨哲学加以摒弃掉了,直到青年马克思的时代,自我意识哲学体系才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

对于伊壁鸠鲁的自我意识,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在原子世界里,就像在现象世界里一样,形式同物质进行斗争;一个规定取消另一个规定,正是在这种矛盾中,抽象的、个别的自我意识感觉到它的本性对象化了。那在物质的形态下同抽象的物质作斗争的抽象形式,就是自我意识本身。但是现在,物质已经同形式和解并成为独立的东西,个别的自我意识便从它的蛹化中脱身而出,宣称它自己是真实的原则,并敌视那已经独立的自然。

另一方面,这一点可以这样来表达:由于物质把个别性、形式纳入它自身之中,像在天体中的情况那样,物质就不再是抽象的个别性了。它成为具体的个别性、普遍性了。因此,在天象中朝着抽象的、个别的自我意识闪闪发光的,就是它的具有了物质形式的否定,就是变成了存在和自然的普遍的东西。所以,自我意识把天象看作它的死敌。于是,自我意识就像伊壁鸠鲁所做的那样,将人们的一切恐惧和迷乱都归咎于天象。因为恐惧,抽象的个别的东西的消亡,正是普遍的东西。因此,在这里伊壁鸠鲁的真实原则,抽象的、个别的自我意识,已经不再隐蔽了。

.....

因此,伊壁鸠鲁哲学的原则不是阿尔谢斯特拉图斯的美食学,像克里西普斯所认为的那样,而是自我意识的绝对性和自由,尽管这个自我意识只是在个别性的形式上来理解的^{[1]61-62}。

马克思认为,因为在事物中表现为一个本身被颠倒了的关系的东西,在这些自我意识中表现为二重的、自相矛盾的要求和行为。这些自我意识把世界从非哲学中解放出来,同时也就是把它们自己从作为一定的体系束缚它们的哲学中解放出来。所以,在哲学的实现中有一种关系同世界相对立,从这种关系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些个别的自我意识始终具有一个双刃的要求——一面针对着世界,另一面针对着哲学本身。最后,哲学自我意识的这种二重性表现为两个极端对立的派别:坚持把哲学的概念和原则作为主要的规定的自由派;坚持把哲学的非概念即实在性的环节作为主要的规定的实证哲

学。第一个派别的活动就是批判,是哲学转向外部,使世界哲学化,这个派别在它的内在矛盾中意识到了它的一般原则和目的;第二个派别的活动是进行哲学思考的尝试,也就是哲学转向自身,这个派别里却出现了颠倒,也可以说是真正的错乱。

“因此,那个起初表现为哲学同世界的一种颠倒关系和敌对的分裂的东西,后来就成为个别的哲学的自我意识本身中的一种分裂,而最后便表现为哲学的一种外部分裂和二重化,表现为两个对立的哲学派别。”^{[1]77}

在《博士论文》的最后,马克思指出:伊壁鸠鲁开启了以人的意识、思维和理性为中心的自我意识哲学,是对以自然为中心的希腊哲学的合乎逻辑的超越;他把人从对天上的和地上的神的恐惧和迷信中拯救出来,把人的力量还给了人;他的哲学“是理解希腊哲学的真正历史的钥匙”,理应称之为“最伟大的希腊启蒙思想家”,“他是无愧于卢克莱修的称颂的”^{[1]63}。

注释:

① 在马克思《博士论文》第二部分“论德谟克利特的物理学和伊壁鸠鲁的物理学的具体差别”中,除详细揭示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原子论上述列举的三大差异之外,还深入阐述了他们在时间和天象理论上的不同见解。

②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序言中提到:“不妨把这篇论文仅仅看作是一部更大著作的先导,在那部著作中我将联系整

个希腊思辨详细地阐述伊壁鸠鲁主义,斯多亚主义和怀疑主义这一组哲学。这篇论文在形式方面和其他方面的缺点在那里将被消除。”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11。

③ 相关论述参见:黄秋生.青年马克思的哲学立场[J].求索,2008(12):89-91.

④ 何萍教授认为:“马克思对伊壁鸠鲁偶然性范畴的说明主要从两个层面展开:其一,区分偶然性的科学意义和哲学意义,强调对于本体论的研究而言,有价值的是哲学意义的偶然性,从而把哲学本体论的研究对象由自然界转向人的感性世界,即由客体转向主体;其二,考察观念的现象结构,消解近代哲学的实体概念,把主体规定为感性的历史活动,并把它作为感性生活世界现实内容和新的哲学本体论的基础。”参见:何萍.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本体论问题[J].学术月刊,2002(9):26-31+63.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 [3] [古希腊]伊壁鸠鲁,[古罗马]卢克莱修.自然与快乐:伊壁鸠鲁的哲学[M].包利民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44.
- [4] [德]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史著作选: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107.

On Epicurus' Philosophy in Marx's Ph. D. Treatise

HE Shu-zhen, HUANG Qiu-sheng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In his Ph. D. treatise, after criticized certainty and spoken highly of contingency, Marx has understood concrete possibility and abstract possibility and has taken human self-consciousness as the highest divinity. So, Marx has solved in it a heretofore unsolved problem in the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 that is the nature of Epicurus' philosophy.

Key words: Marx; Ph. D. treatise; Epicurus' philosophy